

兄

牘

新

魚

貳
曉移

尺牘新鈔卷之十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士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厯丙午歸汝父遂涉厯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厯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

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
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
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
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
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
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
瘁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
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
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

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
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尙多寡之
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
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
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
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
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咎豈
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

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
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
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
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
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閔田墾萬畝好義者
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
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

屯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
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溘云逝骨鑠塊銷帷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
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
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九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
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
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
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紃之暇陳發所藏

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
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篝燈坐隅爲陳
說吾所明更相率呶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
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
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
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
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
鄲學步之誚耶

周

庚

明熈莆田人

諸生陳挾公承纘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

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畧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搗管垂
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
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
無多歸與爲隣相見益寡豈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
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

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經其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
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元水能虛白假吾兄養晉工文地以人重矣嫂
况肯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閑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繇然
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
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接不無
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

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在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竒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佞佛
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
所求耶

陳鍾璵

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富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
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
志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
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

山中讀書時是草蓐至戴紗帽時是膽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典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富孫本芝公祖書

鍾典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譚以爲自孟子後近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不詳稽兩辭何繇審克鍾典嘗深坐空山夜閒更闌洞開曲室嚴

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襍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璵
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窾隨拈一義周折平
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
共證也凡此皆鍾璵迂拘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
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礫剪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
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辣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
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峰巒爲

草樹爲人家爲鳬菴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
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
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
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涇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
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

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欹斷一再思之却極
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迺有此種怪
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學一謄錄生繕寫此是
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刻畫
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
回念身在號舍中檠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畫角
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